

傅青主女科评注

黄绳武 编 著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傅青主妇科评注

黄鹤武 编著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咸宁市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4·5印张 92,000字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800

统一书号定：14304·49 定价：0.87元

目 录

女 科 上 卷

带下.....	(1)
白带下.....	(1)
青带下.....	(5)
黄带下.....	(7)
黑带下.....	(10)
赤带下.....	(12)
血崩.....	(15)
血崩昏暗.....	(15)
年老血崩.....	(17)
少妇血崩.....	(19)
交感血出.....	(20)
郁结血崩.....	(22)
闪跌血崩.....	(23)
血海太热血崩.....	(25)
鬼胎.....	(28)
妇人鬼胎.....	(28)
室女鬼胎.....	(29)
调经.....	(31)
经水先期.....	(31)
经水后期.....	(34)
经水先后无定期.....	(35)

经水数月一行	(37)
年老经水复行	(38)
经水忽来忽断时疼时止	(40)
经水未来腹先疼	(42)
行经后少腹疼痛	(44)
经前腹痛吐血	(45)
经水将来脐下先疼痛	(46)
经水过多	(48)
经前泄水	(49)
经前大便下血	(51)
年未老经水断	(52)
 种子	
种子	(55)
身瘦不孕	(55)
胸满不思食不孕	(56)
下部冰冷不受孕	(58)
胸满少食不受孕	(59)
少腹急迫不孕	(61)
嫉妒不孕	(63)
肥胖不孕	(64)
骨蒸夜热不孕	(66)
腰酸腹胀不孕	(67)
便涩腹胀足浮肿不孕	(69)
 女 科 下 卷	
 妊娠	(71)
妊娠恶阻	(72)
妊娠浮肿	(75)
妊娠少腹疼	(77)
妊娠口干咽痛	(79)

妊娠吐泻腹疼	(80)
妊娠子悬胁疼	(82)
妊娠跌损	(83)
妊娠小便下血病名胎漏	(85)
妊娠子鸣	(86)
妊娠腰腹疼渴汗燥狂	(88)
妊娠中恶	(89)
妊娠多怒堕胎	(90)
小产	(93)
行房小产	(93)
跌闪小产	(94)
大便干结小产	(96)
畏寒腹疼小产	(97)
大怒小产	(99)
难产	(101)
血虚难产	(101)
交骨不开难产	(102)
脚手先下难产	(103)
气逆难产	(104)
子死产门难产	(104)
子死腹中难产	(105)
正产	(108)
正产胞衣不下	(108)
正产气虚血晕	(110)
正产血晕不语	(111)
正产败血攻心晕狂	(113)
正产肠下	(114)
产后	(116)
产后少腹疼	(116)

产后气喘.....	(118)
产后恶寒身颤.....	(120)
产后恶心呕吐.....	(121)
产后血崩.....	(123)
产后手伤胞胎淋漓不止.....	(124)
产后四肢浮肿.....	(125)
产后肉线出.....	(127)
产后肝癰.....	(128)
产后气血两虚乳汁不下.....	(129)
产后郁结乳汁不通.....	(131)

女科上卷

带下

带下有广义狭义两种。广义带下乃泛指女子泉带以下之病，亦即经、带、胎、产诸症之统称。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扁鹊过邯郸，闻贵妇人，则为带下医”。带下医即指妇科医生。又如《金匱要略·妇人杂病并治篇》有三条经文言及“带下”，一云：“……此皆带下”，一云“……此病属带下”，一云“带下经水不利”，都是叙述的妇科杂病；狭义带下则专指妇人阴中流出粘液，如涕如唾，因带脉失约所致者。故“带下”一说，因其所下绵绵如带得名。此篇所论，则属后者。

白带下

〔原文〕

夫带下俱是湿症。而以带名者，因带脉不能约束，而有此病，故以名之。盖带脉通于任督，任督病而带脉始病，带脉者，所以约束胞胎之系也。带脉无力则难以提系，必然胞胎不固。故曰：带弱则胎易坠，带伤则胎不牢。然而带脉之伤，非独跌闪挫气已也，或行房而放纵，或饮酒而颠狂，虽无疼痛之苦，而有暗耗之害，则气不能化经水，而反变为带病

矣。故病带者，惟尼僧寡妇出嫁之女多有之，而在室女则少也。况加以脾气之虚，肝气之郁，湿气之侵，热气之逼，安得不成带下之病哉。故妇人有终年累月，下流白物，如涕如唾，不能禁止，甚则臭秽者，所谓白带也。夫白带乃湿盛而火衰，肝郁而气弱，则脾土受伤，湿土之气下陷，是以脾精不守，不能化荣血以为经水，反变成白滑之物，由阴门直下，欲自禁而不可得也。治法宜大补脾胃之气，稍佐以舒肝之品，使风木不闭塞于地中，则地气自升腾于天上，脾气健而湿气消，自无白带之患矣。方用完带汤。

白术一两，土炒 山药一两，炒 人参二钱 白芍五钱，酒炒
车前子三钱，酒炒 苍术三钱，制 甘草一钱 陈皮五分 黑芥穗五分 柴胡六分

水煎服。二剂轻，四剂止，六剂则白带全愈。此方脾胃肝三经同治之法，寓补于散之中，寄消于升之内，开提肝木之气，则肝血不燥，何至下克脾土；补益脾土之元，则脾气不湿，何难分消水气。至于补脾而兼以补胃者，由里以及表也。脾非胃气之强，则脾之弱不能旺，是补胃正所以补脾耳。

〔译注〕

此节虽论白带，但为论带下病之首篇，故先总论“带下”之病因病机。开始即揭示“夫带下俱是湿症。”认为带下都是因湿邪致病，以带脉弛而下陷使然。接着阐述带脉与任督两脉的密切关系，以带脉通于任督，必是任督先病而后连累及带，致带脉失于约束发为带下。盖带脉者所以约束胞胎之系也，“带脉无力，则难以提系，必然胞胎不固。”

“带弱则胎易坠，带伤则胎不牢。”充分论证带脉对维系胞胎之重要性。最后转入带病本题，总结带下病源，大抵不外

“脾气之虚，肝气之郁，湿气之侵，热气之逼。”从脏腑辨证而论，多发于脾、肝，从六气而论多属于湿、热。对带下成因作了全面的分析。

白带发病机理，属脾虚、肝郁。因脾虚则湿聚，湿为阴邪，湿盛则易致脾阳不振。脾与胃互为表里，一湿一燥，一降一升，脾病势必及胃；肝喜条达而恶抑郁，肝郁则木横，最易乘侮脾土，脾伤及胃，则中气无权。此即所谓：“湿盛而火衰，肝郁而气弱。”治法“宜大补脾胃之气，稍佐以舒肝之品。”可见其说理立法，井井有条。

完带汤尤有其独到之处。因本病成因在“湿”，重点在“脾”，必须“大补脾胃之气”，方中突出白术、山药二味之甘，一温一平，均重用一两，共起协同，以健脾土而扶其冲和之气，苍术苦温，温阳升散，燥湿和胃，再以人参补益中气，甘草和中，陈皮醒脾理气，得此则湿邪有制，中州之气陷自举，运化之功能得复；“稍佐舒肝之品”以解肝郁，故方中仅用柴胡六分，黑荆芥五分，取两药气味清芬舒肝达郁，开提肝木之气。因肝为刚脏，虽木郁达之，法当升散，但又不宜太过，而使风木鸱张，故再加白芍之酸并以酒炒五钱，以养血柔肝，使其柔而不滞，敛中有散。如此则肝郁得舒，风木自平。此种妙用与局方逍遙散立意相类似，实得调肝之奥秘。且必让湿有去路，故用车前子以分消水气。脾土健运中阳即复，带脉自然随之而恢复正常功能。此方正如傅氏自注为“脾、胃、肝三经同治之法。”寓补于散之中，寄消于升之内。”观其全方，重在一个“湿”字，其补、散、升、消，都是为湿邪开路，所谓健脾和胃，舒肝达木，无非是使“风木不闹，地气升腾”，湿气自消。方中药共十味，而

各药用量轻重悬殊，主次分明，佐使有制，学者必须仔细琢磨，然后始有得也。

又“带下”傅氏谓系“带脉不能约束”，此说并非由傅氏始，宋代陈自明即已论及，如“……人有带脉，横于腰间，如束带状，病生于此，故名为带。”至于“白带”正如本节所指出的：“妇人有终年累月，下流白物，如涕如唾，不能禁止”者，始属带病。假如经期前后或妊娠早期，阴道偶有少量分泌物，亦如带状，则属生理正常现象，不作病论。正如王士雄云：“带下乃女子生而即有，津津常润，本非病也。”所谓带下必属带脉失约为病，也不尽然。如李东垣说：“血崩则亡阳，白滑之物下流，未必全拘于带脉……。”同一带病，有虚有实，因热因寒，属脾属肾，决非一致。余临床尝见因肾阳虚衰致精液滑泄不禁，白滑之物直下，其质清稀，无何气味，且伴有明显腰痠腿软，精神疲乏，头晕耳鸣，下部清冷，嗜卧畏寒，小便清长，舌淡苔薄，脉象细弱者。以温肾固摄为治，仿内补丸方意化裁，每收良效。

本节遗憾的是脉证不详，对初学临床者，无所借鉴，今姑以药测证，除白带绵绵直下，不能自禁外，必伴有饮食少思，四肢倦怠，大便溏薄，脘胁不舒，苔白而润，脉细而缓，据此才是完带汤证。

傅氏所云：“……甚则臭秽”一语，不可忽视，病如至此，已属湿热郁久化毒，似非完带汤所能奏效，必须警惕。此症或为湿热化毒之症，亦即现代医学所指的滴虫霉菌……等阴道炎症，甚或为生殖器官恶性肿瘤，此时宜结合妇科检查，明确诊断，以免贻误病情。

青 带 下

〔原文〕

妇人有带下而色青者，甚则绿如绿豆汁。稠粘不研，其气腥臭，所谓青带也。夫青带乃肝经之湿热。肝属木，木色属青，带下流如绿豆汁，明明是肝木之病矣。但肝木最喜水润，湿亦水之积，似湿非肝木之所恶，何以竟成青带之症？不知水为肝木之所喜，而湿实肝木之所恶，以湿为土之气故也。以所恶者合之所喜，必有违者矣。肝之性既违，则肝之气必逆。气欲上升，而湿欲下降，两相牵掣，以停住于中焦之间，而走于带脉，遂从阴器而出。其色青绿者，正以其乘肝木之气化也。逆轻者，热必轻而色青；逆重者，热必重而色绿。似乎治青易而治绿难，然而均无所难也。解肝木之火，利膀胱之水，则青绿之带病均去矣。方用加减逍遙散。

茯苓五钱 白芍五钱，酒炒 甘草五钱，生用 柴胡一钱
陈皮一钱 茵陈三钱 栀子三钱，炒

水煎服。二剂而色淡，四剂而青绿之带绝。不必过剂矣。夫逍遙散之立法也，乃解肝郁之药耳，何以治青带若斯其神与？盖湿热留于肝经，因肝气之郁也，郁则必逆，逍遙散最能解肝之郁与逆。郁逆之气既解，则湿热难留。而又益之以茵陈之利湿，栀子之清热，肝气得清，而青绿之带又何自来？此方之所以奇而效捷也。倘仅以利湿清热治青带，而置肝气于不问，安有止带之日哉！

〔评注〕

《内经》以五行五色配五脏，青为木色属肝所主。傅氏对“青带”以肝经湿热辨证，即依经旨立论。薛立斋辨青带

云：“色青者属肝。”但一笔略过，未详述，可能薛氏对本症未尝多见。至于湿热从何而来，本节论之较详。因肝为木脏，最喜水涵，肝气先郁，则木不能疏土。湿为脾之气，应受肝制。今肝不能制脾，而脾气反侮，故傅氏释注谓“木病则土气乘之。”即五脏所克者为其所恶。湿气为肝所恶，以所恶者凌其已病之肝，所恶与所喜合，互相交争，则肝郁益甚。郁久化热，湿热互结，胶着难分，肝气欲升不能升，湿气欲降不能降，两相牵制，留于中焦，以致累及带脉，乘肝木气化而下为青绿之带，此即本病之主因。故其治法：“以解肝木之火，利膀胱之水。”意在开郁泻火，湿热分消，病因既去，青带自止。观其创制加减逍遙散，便可领悟。

逍遙散乃解肝气郁逆之名方，自宋以来，为古今医家所公誉。本病既因肝先郁而后脾湿侮之，致湿热留于肝经，自宜速解肝郁而清泻湿火。以逍遙散对症加减，灵活运用，颇具独到之处。妙在将原方减去当归之油润，妨其滞热聚湿，不使关门留盗；减去白术之扶中，妨其脾湿侮肝益甚，不去是助桀为虐。故方中去上二味只以柴胡达木舒肝，加陈皮调气开郁，倍茯苓淡渗以利中焦之湿；重用生甘草以泻火，解毒，缓急，即《素问·脏气法时论》所谓：“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之义。一药而三使，且量达五钱之多。除仲景而下，各家方书，如此用量，颇不多见。或虑过甘令人中满，况本症乃肝郁湿热，似非所宜。殊不知此方甘苦同用，渗利并行，则泻而不伤，行而不壅，自收去病于无形之效。由此益见傅氏卓识过人，独具匠心。再观其以梔子苦寒，直泻郁火，茵陈清热利湿，协同茯苓下达膀胱而利水，理义更明。然而上述诸药，旨在去病。毕竟肝为将军之官，体阴而用

阳，祛邪虽属急务，但易损及肝阴。故以白芍一味，柔养肝木，酒炒不致留邪。综上所述而治，则肝气得清，湿热难留，带亦自止。此即傅氏所指，利湿清热，不能不问肝气之至意。

本节所论青绿带下，从现代医学而观，属阴道脓性分泌物者为多，而非炎症引起者则较少见。余平时临诊，曾见几例，经妇科检查未发现器质性病变，涂片检查亦未发现真菌及寄生虫等。经仿傅氏此法酌加生地、木通、黄柏、苦参等味，增损出入，收效亦显。因此益信傅氏此说不诬。故窃望读者慎勿以此症较少，而轻予略过。

黄 带 下

[原文]

妇人有带下而色黄者，宛如黄茶浓汁，其气腥秽，所谓黄带是也。夫黄带乃任脉之湿热也。任脉本不能容水，湿气安得而入而化为黄带乎？不知带脉横生，通于任脉，任脉直上走于唇齿，唇齿之间，原有不断之泉，下贯于任脉以化精，使任脉无热气之绕，则口中之津液尽化为精，以入于肾矣。惟有热邪存于下焦之间，则津液不能化精，而反化湿也。夫湿者，土之气，实水之侵；热者，火之气，实木之生。水色本黑，火色本红，今湿与热合，欲化红而不能，欲返黑而不得，煎熬成汁，因变为黄色矣。此乃不从水火之化，而从湿化也。所以世之人，有以黄带为脾之湿热，单去治脾而不得瘥者，是不知真水真火合成丹邪元邪，绕于任脉胞胎之间，而化此颜色也，单治脾何能瘥乎？法宜补任脉之虚，而清肾则水之炎，则庶几矣。方用易黄汤。

山药一两，炒 茄实一两，炒 黄柏二钱，盐水炒 车前子一钱，酒炒 白果十枚，碎

水煎。连服四剂，无不全愈。此不特治黄带方也，凡有带病者，均可治之，而治带之黄者功更奇也。盖山药、茄实专补任脉之虚，又能利水，加白果引入任脉之中，更为便捷，所以奏功之速也。至于用黄柏清肾中之火也，肾与任脉相通以相济，解肾中之火，即解任脉之热矣。

(注)：黄色琴，即言带色之有变化者。《素问·气交变大论》：“岁土不及，其谷黄色。”

[评注]

本节论“黄带乃任脉之湿热。”其说有据。如《素问·骨空论》云：“任脉为病，女子带下瘕聚。”巢元方亦云：“任脉为经之海，任之为病，女子则为带下。”足见带下以任脉为病立论，由来有本。但宋·陈自明论黄带则谓：“伤足太阴脾经，黄如烂瓜。”明代薛立斋亦谓“色黄者属脾。”然则历代医家认为黄带属脾经湿热者，实属不少。所以傅氏兴世人以黄带为脾经湿热之叹，乃上本经旨，独抒己见，而一反众议，特以任脉之湿热立论，谓任脉上承津液，下达入肾以化精。如热扰下焦，则津液不能化精，反化为湿，热与湿搏，扰于任脉，发为黄带。色黄者是由湿热交蒸变化而来。如前言之成理。至于所谓水黑火红，不能互变，其说难辨，不必深究。尤其是“真水真火合成丹邪无邪”之说，无非是言命门真火与肾中真水被湿热交蒸，迫而妄动，则成贼邪为患。语涉虚玄亦姑置之。既然症属任脉为病，法以“补任脉之虚，清肾火之炎，”自属正治。

易黄汤药共五味，药简而力专，功在调补任脉，而清利

湿热，堪属奇方，其中山药、芡实均炒用一两为主，山药味甘，能入肺、脾、肾三经，芡实味甘、苦、涩，亦入肺肾。肺为水之上源而主治节，脾主转输，肾主收藏而布津液，水气通调，赖此三脏，以山药、芡实直接补之，则脏气平调，而水气自利，并非二药真能利水也。正如清·黄宫绣《本草求真》中云：芡实“……惟其味甘补脾，故能利湿。”山药能“补脾、益气、除热……然性虽阴而滞不甚，故能渗湿……”。炒用意在妨其滞涩，促其通调。寓补于行，能守能走，此思虑入微，颇堪效法。至言其补任者，亦因二药能补脾肾，任脉与之相通，故补其脏即补其相通之脉也，“白果引入任脉之中……”一说，据清·杨时泰云：“此果经霜乃熟，禀收降之气最专。”故能直达下焦，及于任脉。上三药重在扶正，然必须有所祛邪，因此再用盐水炒黄柏，以清肾中之火，酒炒车前子清渗散利，俾邪有出路。如是则湿热得解，任脉自安，黄带即止。

黄带一症，为今日妇科常见疾患，通论以脾经湿热下注定义。如上所举陈自明、薛立斋等，皆主此议。唯傅氏分析精辟，专主任脉为病，立法用药，亦较平允。临证合拍，颇为有效。余从此悟出，湿热流注下焦，伤及冲任，始为黄带。若其湿浊壅聚，郁久化热，交蒸酿脓，“带色黄如醉茶，且味挟腥秽。重者则化为毒火，以至口苦溲热，阴痒灼痛，色亦由黄变为脓汁夹杂而下，如此则远非易黄汤所能为功。必须泻火、利湿、解毒，方可奏效。余临床每以山药、生甘草、黄柏、车前子等为基方，随证增味。如口苦者加炒栀子、丹皮，溲热赤黄者加茵陈、木通，阴痒者加苦参、地肤子、炒荆芥，兼有血热者加生地、赤芍，腥臭甚者加樗根白

皮、土茯苓、忍冬藤，烦热者加白薇，胸胁不遂者加柴胡，少腹胀痛者加川楝、白芍。不拘成方，随证加减，疗效尚可。但上述诸证，必须经妇检排除患有生殖器官赘生物者。如属霉菌性、滴虫性阴道炎者，则需配合外用薰洗之药，方能有效。谨附及之。

黑 带 下

[原文]

妇人有带下而色黑者，甚则如黑豆汁，其气亦腥，所谓黑带也。夫黑带者，乃火热之极也。或疑火色本红，何以成黑？谓为下寒之极或有之，殊不知火极似水，乃假象也。其症必腹中疼痛，小便时如刀刺，阴门必发肿，面色必发红，日久必黄瘦，饮食必兼人，口中必热渴。饮以凉水，少觉宽快，此胃火太旺，与命门膀胱三焦之火，合而熬煎，所以熬干而变为炭色，断是火热之极之变，而非少有寒气也。此等之症，不至发狂者，全赖肾水与肺金无病，其生生不息之气，润心济胃以救之耳。所以但成黑带之症，是火结于下，而不炎于上也。治法惟以泄火为主，火热退而湿自除矣。方用利火汤。

大黄三钱 白术五钱，土炒 茯苓三钱 车前子三钱，酒炒王不留行三钱 黄连三钱 桀子三钱，炒 知母二线 石膏五钱，煅 刘寄奴三钱

水煎。服一剂，小便疼止而通利，二剂，黑带变为白，三剂，白亦少减，再三剂全愈矣。或谓此方过于迅利，殊不知火盛之时，用不得依违之法，譬如救火之焚，而少为迁缓，则火势延燃，不尽不止。今用黄连、石膏、梔子、知

母，一派寒凉之品，入于大黄之中，则迅速扫除；而又得王不留行与刘寄奴之利湿甚急，则湿与热俱无停住之机；佐白术以辅土，茯苓以渗湿，车前以利水，则火退水进，便成既济之卦矣。

[评注]

黑带一症，临床殊属罕见。即令有之，亦多为崩漏日久，瘀滞不净，淋沥而下。其色或如咖啡，或如酱汁。有类陈自明论五带所云：“伤足少阴肾经，黑如衃血”者。本节所论，殆即此类之症欤？曰：否！观其所叙症状，面色发红，腹中疼痛，小便时如刀刺，阴门发肿，饮食兼人，口中热喜凉饮等，乃一派湿热化火，且将内燔之象，决非单纯瘀血淋沥之病。审证推理，可能为先患冲任受损及月经失调，湿热之邪，乘虚侵袭，郁阻下焦血分，积久化为毒火而成。类似现代医学所指的下部继发感染之炎性病变。如先无瘀血阻滞，何致腹中疼痛？如无热毒，何致阴门发肿，小便时如刀刺？再观其利火汤用大黄、黄连、栀子等一派苦寒泻火解毒之品，已可概见。尤其方中用通经利水，并治痈疽恶疮之王不留行，及破血下胀，善通妇人经脉之刘寄奴二味，以通经活血，利湿逐邪，乃除恶务急之意，亦即青主所云：“譬如救火之焚……迅速扫除，……则湿与热俱无停住之机”，其理甚明。故本节特将伴随症状，描述较详，以便学者掌握运用。同时明确指出“谓为下寒之极或有之。”以示鉴别。因寒湿凝滞下焦，亦可腹痛，带下亦可色晦。如此又当于寒湿中求之。若不辨寒热，一见黑带，即浪投此方，则毫厘之差，必酿大错。读者务慎之。